



1921-2021

第76集团军某旅八连——

永远奔跑在追赶时代的路上

■本报记者 谭靛青 特约记者 王钰凯 特约通讯员 陈萌 马振

荒原尽头，一群黑影从日出光亮里跑来。脚步声与呼吸声，在安静的氛围中被放大。连续奔袭十几个小时，汗水从“天狼突击队”少尉林治世脸颊滴落。

疲惫，写在林治世和战友们的脸上。绝大多数漫长战斗中，最考验人的往往不是体能和战术素养，而是精神和意志。

此刻，林治世正经历着体能和精神的三重考验。20多年前，更艰巨的考验，发生在他所在的八连——

20世纪90年代，在党的领导下，人民军队继续向现代化精兵之路砥砺前行。与此同时，在中国地图西北角，八连走到转型的十字路口，迈出了走向特战的第一步。

20多年过去，时间来到一个特殊节点，中国共产党迎来百年华诞，世界的目光聚焦中国，也聚焦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这支人民军队。

作为军队改革的一个样本，“天狼突击队”再度引起人们关注。

从“雪枫模范投弹连”到“三等功连”，从“好作风八连”到“硬骨头”六连式连队，从“团结战斗模范连”到现在的“天狼突击队”……

追踪第76集团军某旅八连的“进化”轨迹，一位军事专家感慨：“中国军队只用了很短的时间，取得了很多国家特种部队一个世纪的发展。”

很少有人看到，这些成绩背后有一群相似的年轻人。他们忠诚、坚毅、勇敢，从日出的光亮里跑来，永远奔跑在追赶时代的路上！



官兵心声

对标世界纪录

■八连连长 罗存林

八连走廊墙上，贴着一张表，上面罗列着各国特种部队训练课目的世界纪录，以及历年来的连队纪录。

最早的一条信息可以追溯到1984年。当时，单位成立“特种营”，开设了39门相关训练课程，一个周期从1年到3年不等。对于当时的官兵来说，那些今天看来比较容易的课目，训练难度其实非常大。

37年过去，我们的训练课目更多了，训练强度和难度更大了，训练体系也一步步从单兵走向团体。

墙上这张表，刻在一代代八连官兵心中，激励着我们勇往直前。

2008年12月，我入伍来到八连。13年过去，我从一名普通士兵成长为连长。这些年，我亲历并见证了这支特种作战力量的快速转型。

在我心中，也有一张表——与世界各国特种部队相比，我们还很年轻。对标世界精英特种部队，研究他们的战术、体能训练理论，有助于我们创造更好的训练平台，一步步接近世界纪录乃至刷新世界纪录。

今年以来，我们连每周研究一次战例、开一次训练形势分析会，官兵专业训练成绩有了较大提高。只有不断提升特种专业素养，我们这支队伍才能更快地走向世界，走向胜利。

升级训练理念

■八连中士 侯睿睿

新时代，特种部队的转型，不仅是作战方式的改变，更是训练理念的升级。在八连待了6年，这是我感受最深的一点。

2018年，我备战“体能与战斗技能”国际军事比赛。集训之初，我们的训练量很大，但收效甚微。即便我拼命练，仰卧起坐也只能达到700多个。

在那之前，连队组训模式很简单：谁体能好，谁组训；什么不行，就猛练什么。这样缺乏系统性的训练体系，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。后来，连队转变了组训观念，邀请相关专家教授，制定科学训练方法，我的成绩由此突飞猛进。

最终，在国际赛场上，我以优异成绩夺得金牌，为中国军队争得了荣誉。回国后，我担任连队军体教员。组训时，我将重心放在规范官兵训练动作上，科学纠正大家训练时的错误动作，规避训练伤带来的隐患。大家训练积极性得到大幅提升。

机遇和挑战，如同硬币的两面。20多年来，陈明一步步摸索、学习，成为陆军唯一的高级狙击技师。每当夜深人静，荣誉室展柜里那把残破的枪，不时会浮现在陈明脑海中。

“有时候，在相对平静的环境中待太久，容易失去对战场的敏感。”陈明说，“每当懈怠时，我都会用这把枪激励自己。”

当连队的转型脚步迈入新阶段，八连官兵用勇气推开胜利这扇大门，坚定地迈向下一个战场。

左图：5月25日，第76集团军某旅“天狼突击队”进行反渗透训练。

程焯焯

右图：5月30日，第76集团军某旅“天狼突击队”在高原上组织体能训练。

程焯焯

勇气 在历史坐标上相遇

“累！”中尉张余川瘫坐在地上，接过战友递来的运动冰肌喷雾，直接喷在自己脸上。

当一整瓶葡萄糖注射液灌进喉咙，笑容再次绽放在这青春洋溢的脸上。“好甜，像蜂蜜一样。”张余川一边说，一边拍了拍沾满泥土的裤脚。

在军校，张余川学的是炮兵及步兵相关专业。下部队不满一年，“天狼突击队”的训练对他来说，“实在有点吃不消”。

连队新任指导员李柏林的经历和张余川差不多。“再难也要坚持下去！”李柏林不断给自己打气。

“刚一来，他就给自己送了一份‘大礼’。”连长罗存林告诉记者，“前段时间，连队需要派一支分队前往高海拔地区执行任务，指导员就把自己派过去了。”

高海拔地区严重缺氧，每当体力透支时，李柏林脑海中总会闪现一组画面——

20世纪80年代，连队接受了上级赋予的“特种营”试验任务。其间，连队奔赴边境，经历了一次惨烈的战斗。

那时，连队奉命对某高地敌人实施突击捕俘。在完成撤收途中，连队遭遇燃烧弹袭击，回撤通道瞬间变成火海。

面对险情，时任指导员张新奎5次冲进火海抢救伤员。第6次返回抢救战友时，他不幸倒在了熊熊烈火中。

那一年，张新奎年仅30岁，党龄11年。中央军委授予他“舍身救战友的模范指导员”荣誉称号。命令中写道：“张新奎同志对党的事业有强烈的责任感……全军同志要以实际行动向他学习，把张新奎的崇高思想和宝贵精神在全军发扬光大。”

在老指导员张新奎先进事迹的激励下，

李柏林圆满完成任务。这一刻，他第一次感觉自己真正成为这支英雄连队的一员。

仿佛时空的置换，相似的精神在历史坐标上相遇。

那场大火，穿越时空，点燃了“天狼突击队”官兵的精神烽火。追赶时代的道路上，他们永远不缺浴火涅槃的勇气。

底气 穿越900米的云层

高度1500米，云层厚度900米，能见度不足10米。

在俄罗斯上空，“天狼突击队”特战队员们遇到了转型以来最危险的一次跳伞——这是他们从来没有尝试过的气象条件。

这是一次中外联演中出现的一幕。由于跳伞危险系数过高，大多数参演国家的特种部队均表示放弃。

巨大的风险面前，是进还是退？抉择落在指挥员张宝明身上。

“真正的特种兵，要做出合理、准确的判断和应对。”张宝明说，“冷静分析后，我选择相信这些年轻的特战队员。”

这支年轻的队伍中，党员比例超过90%。他们始终冲锋在最前沿，在国际赛场展示了中国特种兵的能力与勇气。

信任背后，是这支部队在转型路上的艰苦跋涉。

“当年，八连没有任何伞降教材，也没有伞库，只有几具最基础的伞具。”连长罗存林说，“那时的我们，就像是被时代甩开的特种兵。”

转型是必然，跟不上时代注定被时代淘汰。1998年，伞降技师王树林和几名战友从空降兵部队来到该连所在大队，带来伞降技术，也为“天狼”插上一双“翅膀”。

那时，刚入党2年的王树林和特战队员们

一起迈入了新的成长阶段。

数据也许是枯燥的，但它简单又极具说服力——20多年，2000多次跳伞，王树林创下了陆军特种部队个人伞降次数之最，也成为了一名一级军士长。

从单一伞型到多种伞型，从小组跳伞到建制跳伞，从内陆平原到雪域高原……这些脚步不仅见证了王树林的军旅生涯，更见证着这支特种部队的蜕变。

如今，“天狼突击队”已经能够完成海拔4000多米的高原伞降任务。除伞降外，狙击、崖壁攀援、特种驾驶……训练课目的变化，成为这支部队成长路上的一个个注脚。

当时代的舱门打开，望着1500米的高空，这支年轻的特种部队拥有了一跃而下的勇气。但在900米厚的云层中，这些年轻特战队员拥有了一穿而过的底气。

志气 永远向着胜利奔跑

在“天狼突击队”，每天的晚点名都像一场特别的荣誉仪式：全连齐唱连歌，接着喊出“雪枫模范投弹连”“三等功连”“好作风八连”“硬骨头”六连式连队和“团结战斗模范连”5个荣誉称号，然后高呼连魂、连训……

文书胡浩每次都喊得嗓子“冒烟”。最让他难忘的一次点名，发生在3年前——

那年，连队邀请退伍老兵回到连队参加纪念活动。以往点名，如果被点到的人不在，战友会代答“值班”或“哨兵”。而那次点名，念到未到人员名字时，胡浩听到的却是“牺

牲”和“病故”。

在那些老兵面前，胡浩觉得自己像个“新兵”。

将视线拉远，在世界特种部队发展史面前，“天狼突击队”又何尝不是“新兵”。

世界上第一支现代意义上的特种部队，成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。直到半个世纪后，“天狼突击队”才诞生在中国。

不能面向世界，就可能被世界抛弃；不能面向未来，就可能没有未来。

“天狼突击队”第一次与世界特种部队接轨，还要追溯到2002年。

那年，时任副连长黄和平赴委内瑞拉“猎人学校”参加集训，带回了国际化的特种兵训练方法。数年后，该旅建成了中国西北首家“猎人基地”，开始了“魔鬼周”训练。

如今，“猎人基地”早已对外开放，和外军进行深入交流。随着作战体系的变化，特战也从单兵作战慢慢走向小队协同。

“天狼突击队”队员的胸标和臂章上，印着他们自己设计的狼头标志。

“狼群，是最有团队精神的动物群体。”李柏林说，“团结，才能走向更大的舞台，走向更远的战场。”

追赶时代，走上世界舞台。“特战”一词，正被这群年轻人塑造，但特战的内核恒久不变——适应不同的时代，取得永恒的胜利。

未来不容轻慢，胜利不容有失。这是这支年轻特种部队面对世界、面对未来的雄心壮志。

在鲜红的国旗下·我们的队伍向太阳

一把残破的枪

■本报特约记者 王钰凯 通讯员 徐健

时空对话

在第76集团军某旅八连荣誉室，陈列着一把特殊的81式自动步枪。



弹夹变形，枪托裂开，整个枪身被铁锈覆盖，上下护盖及握把已不见踪影……这把曾在战场上击毙敌人的步枪，如今已无法再射出一颗子弹。

一把残破的枪，为何要珍藏至今？在一旁标识牌上，记者找到了答案：这是连队老指导

员张新奎在一次战斗中使用过的自动步枪。

服役20多年，二级军士长陈明已经记不清，自己进过多少次八连荣誉室。张新奎指导员的事迹，他耳熟能详。

每次凝视这把残破的枪，陈明都仿佛看到那个战火纷飞的战场。这把枪，向他传递着一个最简单、最直白的道理：向战而行。

这些年，八连的向战之路，也是一支特种作战力量的改革之路。作为一名狙击教员，陈明在狙击教学中经历的变化，是整个连队改革的缩影。

改革，意味着机遇与挑战。2000年，陈明入伍来到八连。“现在看来，那时连队对狙击手的要求很简单，和狙击步枪操作手是一个水平。简单来说，会用就行。”陈明说。

随着改革不断推进，特种部队狙击训练方式逐步改变：从非整百米射击到多种姿势射击，从改变靶子形状到改变靶子运动状态，从加上战术背景到融入体系作战……

狙击的强度、难度、复杂程度逐渐提升。2017年，狙击手正式融入了新出现的特战小队，开始向模块化组合训练转变。

“改革的过程，是成长的过程。这个过程，很痛苦。”对陈明来说，这其中的每一次变化，都是巨大的挑战。

机遇和挑战，如同硬币的两面。20多年来，陈明一步步摸索、学习，成为陆军唯一的高级狙击技师。

每当夜深人静，荣誉室展柜里那把残破的枪，不时会浮现在陈明脑海中。

“有时候，在相对平静的环境中待太久，容易失去对战场的敏感。”陈明说，“每当懈怠时，我都会用这把枪激励自己。”

当连队的转型脚步迈入新阶段，八连官兵用勇气推开胜利这扇大门，坚定地迈向下一个战场。

左图：5月25日，第76集团军某旅“天狼突击队”进行反渗透训练。

程焯焯

右图：5月30日，第76集团军某旅“天狼突击队”在高原上组织体能训练。

程焯焯